



米元章跋祕閣灋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摘定爲灋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董灋若篆籀體若飛動

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邠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
 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
 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
 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
 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
 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壽徐浩子
能別書
 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息而得之
 粗分真偽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

鑄作壽

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八筆札每
 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息
 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
 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躡間游而不害元
 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仕米芾元章書
 第一

- 漢章
- 晉元
- 晉武
- 齊高
- 梁武
- 梁高
- 簡文

右七帖竝一人手寫偽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前五帖竝張旭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

一手偽帖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謝安前一帖是後

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度翼已向帖杜預親故帖王循司馬攸

王劭劉瓌之劉穆之王廞張翼

陸雲山濤卞壺謝發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蕭確並同章帝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偽

帖餘皆真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口校補司

上下本不全白

宋本小注居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

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度德亮

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

下並羊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媿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智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劉釋文 定登劉釋文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溼子敬代父月半同上尊夫人偽適欲遣

書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玄度時往來何前告先以

陳慕容並無名人偽帖薄冷益郎並歐書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消息疾不還省前書

近與鐵石知鐵石玄度何來遲忽動大

左衛長史張旭書承冠軍故尔復面悲積還此

得西問海鹽諸舍並未詳何人書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氏歸

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蹟藏西洛

東觀會言

卷之上

及古閣

宋本正校改真

何歲作時往來

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先君學士
 法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
 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先君子親寫米氏題
 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取灋帖逐卷中
 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附刊誤
 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訥
 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
 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瓮皆漢世計危戎馳檄
 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
 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見前今宗室仲
 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
 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
 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
 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

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直漢人以乍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

美者之唐游酒

字若美者之唐游酒

宋本

予云張彥遠言管嵒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偽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泉云乃

故校

右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做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祕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做書不

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
 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
 懷琳所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毫者為酒
 予云張彥遠言晉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
 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
 疑懷琳嘗見之故倣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
 偽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泉云乃

放秋改微

右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
 則知絕交書誠有所倣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
 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
 他書全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
 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法帖中有
 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
 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祕
 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不

唐十三口

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與真蹟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

王方慶傳云自襄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竇章集中方慶官云琅琊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琊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櫃上寫之卽俗所謂書襟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

楮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
 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
 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全
 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
 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灑也又云續帖
 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灑帖中有柬
 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
 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

怪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
 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
 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
 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
 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
 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
 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
 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

竹筆書乃佳子云不然今鍾鼎字若季嬪鼎伯彥
盪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
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
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
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
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
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
不用予云魏晉以來灑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

宋本連改錄

宋本之校改云

押字

昇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
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謂書名耳後人
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字
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
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
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

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

憂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

各翁中各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

天既付命今付曰陳其五行今汨嚴恭寅畏天命

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

作民于作鮮毋兄曰無皇則兄自敬德兄作皇且以前人

之微言今作是罔顯哉厥世今哉文王之鮮光今

光通殷就大命達殷作論語意與之與今意孝于

惟孝今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

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擾不輟子路以告

子憮然擾而不輟子路行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

以乎其斯而譬諸宮牆今諸賈諸賈之哉今賈又

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

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

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

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

東觀徐倫 卷之上 及古閣

宋本宣校改寫

宋本白校改寫

宋本白校改寫

校刪一是字

宋本編校改寫

宋本編校改寫

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
 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
 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
 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郎中臣
 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
 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
 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弘郎中

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

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
 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
 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
 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灋書
 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
 其可寶如此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竈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
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
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
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
屬國都中二千石守
此五字古本缺丞廷義縣令三水十
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接
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
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為

此五字古本缺

丞廷義縣令三水十

此五字古本不增

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
已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
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
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
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
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未既
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
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

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
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
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据
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
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隲討之二
年冬始召還而隲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
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
漢陽冬召隲班師据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隲在二

宋本有六字校勘

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
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目
月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謬宜以簡所書爲
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
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辨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
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予戟也

子一作予

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
 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
 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利而漸直
 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秘之
 蹟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為直刃禮圖
 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
 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減直

宋本與校改曲宋本無多字
 校增

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
 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味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
 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
 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味又胡垂秘直
 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
 名也按陶弘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
 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名曰非公孫薑之鼎其
 銘曰薑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

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為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

宋本無此四字

宋本無此四字

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為純鈞越王句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者亦闕字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

宋本有誤

東觀漢記

卷之上

及古閣

闕字三字

也又按刃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况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管人上之又况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其銛至可以剗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亾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為者亦奚足怪

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

四字見草彊國篇

鵝雀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蹟鵝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按草灋亦如真行孳乳寢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至隋唐以來始省為扌如此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偽書鵝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灋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

扌必

善本校云注四字

字此始妄人錄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妄去

去字

未詳何本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

此二妄未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俗

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

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

形模字畫無異及末有靜華二字乃摹灋帖子敬

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

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為前

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偽帖又畫其像而偽

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

不悟以為筆灋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

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

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為見

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牆壁

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箭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

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琪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琪狀封此琪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而光啟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畱其子珙領陝虢節度事光啟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係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元年卒師範始爲畱後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壘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是珍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鑄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

與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瀟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筵不能辨也此猶凶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玉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

宋本元校改二

宋本元校改二

宋本元校改二

宋本元校改二

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為
 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為
 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
 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
 至若張華帖內襍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
 襍以灋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
 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
 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

宋本五校改王

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蚩笑耳汝州既以
 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

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

楨之字公幹
徽之子避廟

諱舊改
為枉之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
 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



壽延二字印本
有曼志斷筆

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
 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  瓦徑尺字書奇
 古卽此觀當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
 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
 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
 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館當從史記
 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
 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

承通用如鵠鶴旌旄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
 神僊勤勤如此卒不遇真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
 出戶庭親接靈仙卒皆仙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
 然在定分也

鉅仲医辨

劉原父鉅仲医銘以隸寫之云鉅仲作寶簋擇之
 金鑿銳鑿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旋樵米用饗
 大正音王寘飴具召飼鉅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

宋本擬校改於

宋本無下觀字校增

具餼

與餼同音飽也

距仲肴壽所謂鑣鑣即廣雅所載此

宋本鑣字

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距音其勿反樵側角反早取穀也飪徒兮反飮音祀距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距伯敵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甗也蓋甗之類丙鼎中

喂

左側非是又惠印本甚明畫

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文~~兩目之間

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

也已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

此漢人香盧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

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

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

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竝照智水齊名花朝豔彩

宋本朝彩二字受惠

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

上本平校改蓋

中本長併四字鈔小注中

其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

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人民一字胡虜殄滅天下

得一雨暘節五資上二字長保二親下一字尾三

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

不可曉攷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

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

也下善有云

魂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故

云我有之來歸止一字於隸灋疑是疾字意謂尔

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

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為少作然

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

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

宋本竟字

宋本共字

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
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
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壟
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
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
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尔董
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
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

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
將適吳楚畱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
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郾迎家後收京
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郾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
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
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
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
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

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
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
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
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灑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灑
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艸灑正與
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

字本似世字則去

字本似世字則去

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
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
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豪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
當作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灑洛陽唐恭陵
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太宗飛
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
承飛白皆用相息爲片板若髹刷然以書殊不用
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

太宗一作大帝疑非

字本似世字則去

宋本下字校用
宋本誤校改謂

鴻都下見工人以聖帚成字歸而為飛白之書非
便用聖帚蓋用筆効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
為聖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
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孀
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為帛
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灋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
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
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
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
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寫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弔開注云真
誥謂一卷為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謂弔即卷字蓋
從省文真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

宋本誤校改謂

寫

真誥以此字卽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姝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

詳確據列仙傳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余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照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觀

永又變此灑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窈然無聞
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
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二

廿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
天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
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
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議之哉
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三

六

晉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
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
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
筆處徒規規強効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

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

闕一字悲

是淵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

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

一作天

勢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訃碑王索遺蹟寧不

少損乎此可為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

灑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灑有真一行草三以言

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

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

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

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縱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

灑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真知也宋齊梁人

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衡當作衡

宋本一子三字校改

此似首八人

一作六三字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真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
 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效郗灑筆力規
 矩兼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
 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峰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
 章草迺能而正書古拙隱居管見張道恩善別灑
 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
 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尔三

君書蹟今無復存獨唐寶泉述書賦著楊真人行
 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
 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
 鶴銘皆其遺蹟也令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
 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疑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
 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

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與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眾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不堪位置舉止羞澀
乃梁武帝評羊欣書

二

凡書衡一作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此段前已有之文
少異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然終不脫龜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宋本無此三字校增
正校改止

此注舊校增在題下

宋本校校改蹟

宋本校校改文

一作三字
八校不增

此段善人故
語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
 漢晉書灑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
 子筆灑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以為希世
 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
 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
 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此上清寶典李太白

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追唐而
 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空一字陽號知古
 灑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踈
 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
 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宋本生或改出宋本口口
 宋本或疑作襄後有跋逸
 少破羌帖亦作淮陽當考

宋本好改多

宋本好字
 曼思多字
 恐校補其
 宋本增入
 校

似因宋本字
一字非增入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
 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
 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為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
 須他日見乃可辨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
 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齋會帖疑有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過
 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觀

宋本收校改狀

宋本無空字校增

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
 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驚而不離繩
 矩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
 在手擊劍者交光飛刃歛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
 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
 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
 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管之聖人縱心而不
 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

之字疑衍文

不知下疑有其字

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
 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為而無
 不為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
 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為旒析羽為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
 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
 紅羽鬖鬖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

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員相去尺餘有數層員
 版以鼈牛毛綴之亦鬖鬖然蓋析羽之遺法然漢
 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
 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
 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合符之制今觀顧
 畫節首之下縣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
 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鍾銘說

此善人校語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據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鍾則為其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為十二公此鍾則為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咎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

宋本無下言字校增

宋本有公字校刪

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

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

史記作嬴

公不立寧公出子武

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

十二公攷之若以非子始為附庸則至成公為十

二公若以秦仲始為周大夫襄公始為諸侯則如

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為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

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

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為始雖曰附庸蓋亦

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
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爲成公作無疑
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
數而歐陽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
爲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
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
謂之公也

案 商著尊說

據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
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
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
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
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旣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
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
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
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

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第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替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戔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按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

鏤一作鏤

宋本有牧字校刪

戔敦號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徃徃皆宗器也此旣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雌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

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圖觚說

圓一作圓下同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為多
 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為觚稜圖者但觚而已晉
 人所謂破觚為圖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
 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間可握可
 拱蓋臣拜君酢跪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
 拜與圭勿目相為用

自與至用川本去此七字

故其為拱握之

勿日古笏字誤分為二

據舊校改補

制而其腰間有穿若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
 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
 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
 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周狸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室母豆
 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
 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跌此豆之足殊類祖

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其側獸面若狸首者案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狸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為名狸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為乾豆蓋以祀事為先此豆飾以狸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案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刊缺以二鼎參讀

宋本托校改拓

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為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羨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穎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穎者蓋碩父之

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
史黜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
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
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
父亦近之然號石父號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
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
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周與舟同史伯周
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妣號曰周

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
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
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
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配子
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
者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戡敦文曰乙子
今此鼎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
分則所謂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

巳子

丁子
乙子

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分則所謂
巳子乃甲子也子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
是銘之卒章曰用斲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
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壘裕後昆俾昌
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
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饗饗之象而腹皆作龍鱗
與周寘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
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尋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
有巳舉卣有可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
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
以獻酬之器故或曰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
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
也與杜舉巳舉異矣以載籀考之宋之僖公名舉
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

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其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亡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灋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薑之鼎第名以薑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絜之餽鼎絜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攷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絜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絜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絜為正然頭曼兜絜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絜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餽鈇鼎字畫體一而鈇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

宋本家校改家

宋本字丁半刻去

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繡女及斂繡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餼鼎為古則斂繡與繡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繡耳

微欵識作斂與微同妙也

周方鼎說

按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欵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從彝王伯方鼎則謂之寶盞惟陀負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

宋本二校改貳

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為灋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丸嬪之贊玉盞故曰寶盞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曰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欵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為祀器著自作之時

而為養器與矣他器無欵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為多蓋亦推已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為燕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

鏤一作鏤

是冲空

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文鏤也合則為饗饗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為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澂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

此字子將海...
 此字子將海...
 此字子將海...

周寶蘇鍾說

右二鍾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鈇鍾走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按尔疋唐虞曰載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
 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
 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
 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亦不任在廁技
 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
 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

宋本在校改任

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
 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
 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
 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魯武王伐商以造周
 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
 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師餘之文考
 彝哉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

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鍾之制晉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鸞鸞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鸞鸞歟所謂作寶龠鍾者按國語泠州鳩之論鍾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鍾名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龠鍾

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鍾則謂之寶龠龠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雲雷鍾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雷鍾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鳥亦猶周鳳鍾鳥鍾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鳥以代銘款則知是鍾蓋周器也雷動而

一無字

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罍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士冠禮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雷罍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此罍與尊罍之罍名同而用與夫

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罍洗為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罍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夏罍於文從雷用是故也古之制罍既用金洗亦當然此罍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消潔為義罍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為義是二器也形制瀟妙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為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罍承洗合若符契而祕閣舊籍以洗為瓮以罍為缶初未知其為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



原件模糊

而攷辨之圭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

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制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墜之患用爲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

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爲饗饗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第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爵說

按禮爵夏以接酒以畢爵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爵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

取其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為下矣罍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為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罍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畧為禾稼腹則雜以饗饗饗饗之為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經所謂狍鴟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為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為饗貪食為饗以此器觀之則是象

非特為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室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簠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

宋本校改無

宋本校改無

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餽也豆雖以盛洎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啻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按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滫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叩仲孫伯弔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制畧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

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經鍾說

右宋經鍾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經鍾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鍾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卽此鍾也是時帝作大晟卽取以爲鍾法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經卽古文莖繇帝顓

而後歷帝譽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
 可謂遠矣然商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
 皆存特五英六經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
 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
 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
 成與此鍾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
 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季而
 經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登崇

宋本有六字一無五字

宋本有六字一無六字

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洽音洋
 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鍾
 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實爲
 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
 還弗足儷也又古鍾之得豸今者惟周爲衆其制
 類多上設衡甬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
 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經鍾也雙螭踞踞
 以爲平紐大晟之鍾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

宋本有六字一無五字

跋一作蹲

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
乎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鐃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鐃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碓
首上天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
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
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圍如筍色如漆甚薄上有
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

春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
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纆與南
史之說同但鐃首大而圍下乃寢小非若筍也及
春之乎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錙磕於鐃之首磅礪
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
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第其三已歸內府
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
漢器耳周鐃之系獸叩首卷尾爲雌之狀雌智獸

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罇於
文从金从孰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
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
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
目之為鍾初未知其為罇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
之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

漢螭文甌說

按說文甌甌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

戲揚雄有覆甌之語雖出於善譎然當時覆此器
必以巾冪之屬為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
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幽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
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
為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
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羨若真壺然

宋本極校改坏

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漢小方壺說

按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鈔相類蓋漢世物也鈔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為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為卿大

宋本誤校改設

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其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箭若渴鳥然所以節水也此亡有疑作其字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徙之者蓋孔壺為漏浮箭為刻水之

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

有字以善人所增入

四

四

四

四

四

